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_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_臣李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二十八

明 梅鼎祚 輯

梁 九

釋僧祐

姓俞其先彭城人。世居建業。大精律部。造立經藏。齊梁間見重。官省抄撰三藏記法苑記。

世界記釋迦譜弘明集等
行世天監中終建初寺

出三藏記集序

夫真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莫津是以不

二默酬會於義空之門一音震辯應乎羣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苑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典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至善逝晦跡而應真結藏始則四含集經中則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含識資焉然道由人弘法待緣顯有道無人雖文存而莫悟有法無緣雖並世而弗聞聞法資乎時來悟道藉於機至機至然後理感時來然後化通矣昔周代覺興而靈津致隔漢世像教而妙

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矣至漢末安高宣譯轉明魏
初康會注述漸暢道由人弘於茲驗矣自晉氏中興三
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以總至中原慧士睟眊而秀生
提什舉其宏綱安遠震其輿領涓濱務逍遙之集廬岳結般
若之臺像法得人於斯為盛原夫經出西域運流東方
提挈萬里翻轉梵漢國音各殊故文有同異前後重來
故題有新舊而後之學者鮮克研覈遂乃書寫繼踵而
不知經出之歲誦說比肩而莫測得法之人授之受道

亦已闕矣夫一時聖集猶五事證經況千載文譯寧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師以鴻才淵鑒爰撰經錄訂正聞見炳然區分自茲已來妙典間出皆是大乘寶海時競講習而年代人名莫有銓貫歲月逾邁本源將沒後生疑惑爰所取明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鷲於是牽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

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
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竝鑽仰內經研
鏡外籍參以前識驗以舊聞若人代有據則表為司南
聲傳未詳則文歸蓋闕東牘凝翰志存信史三復九思
事取實錄有證者既標則無源者自顯庶行潦無雜於
醇乳燕石不亂於荆玉但非識管窺多慚博練如有未

備請寄明哲

大藏跡
字函

出三藏記集雜錄序

夫靈源啟潤則萬流脉散玄根毓萌則千條雲積何者
本大而末盛基遠而緒長也自尊經神運秀出俗典由
漢屈梁世歷明哲雖復緇服素飾並異跡同歸講議讚
析代代彌精注述陶練人人競密所以記論之富盈閣
以物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宋明皇帝投心淨境
載餐玄味迺勅中書侍郎陸澄撰錄法集陸博識洽聞
苞舉羣籍銓品名例隨義區分凡十有六帙一百有三
卷其所閱古今亦已備矣今即其本錄以相綴附雖非

正經而毗讚道化可謂聖典之羽儀法門之警衛足以
輝顯前緒照進後學是以寄於三藏集末以廣枝葉之
覽焉

太宰竟陵文宣王子良法集錄序

夫五時九部之契三請四卷之機玄哉邈乎奧不可議
已然法海無涯航而知大慧藏不極採而得寶是以弘
誓之士隨時斟酌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
析其名數訶梨總其條理並翼讚妙典俘剪外學迷津

見衢長夜逢曉故智慧之日名飛於摧邪功德之月績
翔於闡化亦已盛矣但羣萌殊葉根力異品運季道澆
信淡識淺至於披髻發聾事資懇厲藥愚鍼惑宜務切
近是以後代敷訓顯晦不一或颺言以汎解或提耳而
指授所以卷舒教義抑揚風軌豈滯恒方期於悟俗而
已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淨刹萌因忍土現果慧自天成
道為期出孝忠淳和之深仁智博愛之厚率由而極因
心則至若乃棲神二諦宅業三寶瞻前卓爾望後不羣

用能降帝子之尊灼淨土之操屏朱觀之貴下白屋之
禮磨踵以拯俗刻髓以徇道望億劫以長驅凌千載而
獨上若乃闡經律弘福施濟蒼黎毓翺動未嘗不慮積
昏明慈洽巨細感靈瑞於顯徵通覺應於宵夢固已威
蕤民譽昭哲神聽矣至於苞括儒訓藻鏡釋典空有雙
該內外咸照常欲廣彼洲渚熾此法燈駐四生之風波
燭九居之霾霧指來際以為期總大千以為任故惻隱
垂教慙懃敷道於是銳臨雲之思壯談天之文網羅字

輪儀形法印是以淨住命氏啟入道之門華嚴纓珞標
出世之術決定要行進趣乎金剛戒果莊嚴克成乎甘
露爾其衆經注義法塔讚頌僧制藥記之流導文願疏
之屬莫不誠在言前理出辭表大者鉤深測幽小者馳
辯感俗森成條章鬱為卷帙可謂開士住心道場初跡
冠一代之妙化垂千祀之勝範者也祐昔以道緣預屬
嘉會律任法使謬荷其寄齋堂梵席時枉其請哲人祖
謝而道心不亡靜尋遺篇優乎如在遂序茲集錄以貽

來世云爾

竟陵王世子撫軍巴陵王法集序

蓋聞世諦善論法海所總嚴飭文辭初位是攝自大化
東漸沿世詠歌魏來雜製間出羣集至於才中含章思
入精理固法門之羽蠹梵聲之金石也齊竟陵文宣王
世子故撫軍巴陵王稟璿華於琨峯敏明璣於珠海慧
發鵬辰識表觴歲孝友淳至機穎朗徹故幼無弱弄夙
有老成甫在志學固已總括墳典美雅好辭賦允登高

之才藉意隸書均臨池之敏業盈竹素慮滿風月是時
齊方有德文宣翼讚康衢既熙慧教傍達世子以枝葉
之慶藩守浙河下車風舉昇席治立含靜臺以御已垂
蘭蕙以振俗郡富名山巖多靈寺故勝業愈高清心彌
往每遊踐必訓思若淵泉信足以揄揚至道炳發玄極
觀其摘賦經聲述頌繡像千佛願文捨身弘世四城九
相之詩釋迦十聖之讚並英華自凝新聲間出故僕射
范雲篤賞文會雅相嗟重以為後進之佳才也至隆昌

之時始兆無妄永元之末運屬道消葛藟失庇磐石傾
翦虎兕出柙宗室致猜而樂天知命夷憂味道在艱不
虧其貞處約無改其節鏡因果而靡晦洞真俗其如曉
專精於大覺之門慄烈於經典之奧於是下帷墜戶注
解百論拔出幽旨妙盡纖典乃躬算縑素手寫方等所
書大經凡有十部鋒刀刊削風趣妍靡論其思理所徹
業藝所貫有餘箕裘之能克副青藍之敏矣夫深宮寡
識著自格言梁肉多驕聞之前記而能拔類獨立超然

高舉豈非內鑄堅芳之性外瑩過庭之風哉以法而說
譬金龍之嗣信相由俗而議邁允恭之紹陳思可謂開
士宿因栴檀眷屬無忝堂構克勝負荷者也余昔緣法
事承覲清暉及律集稽川屢延供禮惜乎早世文製未
廣今撰錄法詠以繼文宣內集使千祀之外知蘭菊之
無絕焉

法集總目錄序

嘗聞瀝泣助河之談捧土裨岱之論雖誦發於古而愧

集於今矣僧祐漂隨前因報生閻浮幼齡染服早備僧
數而慧解弗融禪味無紀刹那之息徒積錙毫之勤未
基是以懼結香朝慙動鐘夕茫茫塵劫空閱斬籌然竊
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舍加以山房寂遠
泉松清密以講席間時僧事餘日廣評衆典披覽為業
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駛淺識與寸
陰競晷雖復管窺迷天蠡測惑海然遊目積心頗有微
悟遂綴其聞誠言法寶仰稟羣經傍採記傳事以類合

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辯六趣故述世
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銓師資
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篇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
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旦夕諷持四十許載春秋講
說七十餘遍既稟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為律記
十卷并雜碑記撰為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啟
於今業庶有藉於來津豈曰善述庶非妄作但理遠識
近多有未周明哲儻覽取諸其心使道場之果異跡同

臻焉

釋迦譜目錄序

蓋聞菩提之為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於形識
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於王宮生滅
已畢寧真謝於堅固哉但羣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
化感至必應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
世是以標號釋迦擅種刹利體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
然後脫屣儲宮貞觀道樹捨金輪而御大千明玉毫而制

法界此其所以垂跡也爰自降胎至於分塔瑋化千條
靈瑞萬變並義炳經典事盈記傳而羣言參差首尾散
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
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知傳訊難談而總集易覽也祐
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尋翫遂乃披經案記
原始要終敬述釋迦譜記列為十卷若夫肩商託生之
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總衆
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

今跡相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今
抄集衆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
數誓願僧祐前禮最勝尊稽首清淨無比法次歸離垢
應真僧三寶慈護永住世像末少信信不純邪見迷沒
陷衆苦三藏遐曠難究尋懈怠障礙令法沒故集本師
源緣記經律傳證增信根仰承大士誓願心敢厝弘意
於後世願同見聞隨喜福法燈延照盡來際

大藏將字
函出三

藏記無願文解展作
脫履十卷作五卷

世界記目錄序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麤妙異容苦樂殊跡觀其原始
不離色心檢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
心影幻斯謂苦本故涅槃喻之於大河法華方之於火
宅聖人超悟息駕反源拔出三有然後為道也尋世界
立體四大所成業和緣合與時而興數盈災起復歸乎
滅所謂壽短者謂其長壽長者見其短矣夫虛空不有
故厥量無邊世界無窮故其狀不一然則大千為法王

所統小千為梵主所領須彌為帝釋所居鐵圍為藩牆
之域大海為八維之浸日月為四方之燭總總羣生於
茲是宅瑣瑣含識莫思塗炭沈俗而觀則迂誕之奢言
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孔雅伏經書然
辯括宇宙臆度不了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莊說蒼
蒼近在遠望之色於是野人信明謂旻青如碧儒士據
典謂乾黑如漆青黑誠異乖體是同儒野雖殊不知一
也是則俗尊天名而莫識天實豈知六欲之嚴麗十梵

之光明哉至於准步地勢則虛信章亥圖度日月則深
委算術未值一隅差以千里雖復夏革說地不過戶牖
之間鄒子談天甫在輿窻之內鍊石既誣鰲足亦詭俗
書徒繁竟無顯說世士蒙昧莫詳厥體是以憑惠獨慮
閎六合之相持拒譚拒問率五藏以為喻通人碩學思
營理窮況乃牆見其能辨乎嗟夫區界現事猶莫之知
不思妙義固其已矣竊惟方等大典多說深空惟長鈴
樓炭辯章世界而文博偈廣難卒檢究且名師法匠職

競玄義事源委積未必曲盡祐以庸固志在拾遺故抄
集兩經以立根本兼附雜典互出同異撰為五卷名曰
世界集記將令三天階序煥若披圖六趣羣分照如臨
鏡庶溺俗者發蒙服道者瑩解共建慧眼之因俱成覺
智之業焉

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錄序

大聖遷輝歲紀綿邈法僧不墜其惟律乎初集律藏一
軌共學中代異執五部各分既分五部則隨師傳習惟

薩婆多部偏行齊土蓋源起天竺流化罽賓前聖後賢
重明疊耀或德昇住地或道證四果或顯相標瑞或晦
跡同凡皆秉持律儀闡揚法化舊記所載五十三人自
茲以後睿哲繼出並嗣徽於在昔垂軌於當今季世
五衆依斯立教遺風餘烈炳然可尋夫蔭樹者護其本
飲泉者敬其源寧可服膺玄訓而不記列其人哉祐幼
齡憑法年踰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
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三紀於茲每披聖文以凝感

望遐蹤以翹心遂搜訪古今撰薩婆多記其先傳同異
則並錄以廣聞後賢未絕則製傳以補闕總其新舊九
十餘人使英聲與至教永被懋實共日月惟新此撰述
之大旨也條序餘部則委之明勝疾恙惛漠辭乏銓藻
儻有覽者略文取心

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

夫經藏浩汗記傳紛綸所以導達羣方開示後學設教
緣跡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咸在然而講匠英德銳

精於玄義新進晚習專志於轉讀遂令法門常務月修而莫識其源僧衆恒儀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余以率情業謝多聞六時之隙頗好尋覽於是檢閱事緣討其根本遂綴翰墨以藉所好庶辨始以驗末明古以證今至於經唄道師之集龍華聖僧之會菩薩稟戒之法止惡興善之教或制起帝皇或功積黎庶並八正基趾十力遶路雖事寄形迹而敷遍空界宋齊之隆實弘斯法大梁受命道冠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自幼屆

老備觀三代常願一垂寶訓與天地而彌新四部盛業
隨日月而長照是故記錄舊事以章勝緣條列叢雜故
謂之法苑區以類別凡為十卷豈足簡夫淵識蓋布之
眷屬而已

弘明集目錄序

見出三藏記集
弘明集不載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寶陶鑄於堯舜理擅
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
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

有天魔穢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
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
謗訕至於守文典儒則拒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
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
孔熾夫鵲鳴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
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眤聽
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
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

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於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
撰古今之名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
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
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十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
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於末庶以
消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編局博練君子惠增
廣焉

弘明集後序

余所集弘明為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水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惟天所法惟

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矇弗了况
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
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
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
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
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
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
迂誕大而無徵者益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

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
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
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叛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
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
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酬聖
千載符契懸與經合并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方寸之
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畔隔牆壁而弗見而欲誣尊
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為愍傷者一也若疑人死

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祇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誣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為哀矜者二

也若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稽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畷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為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

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義農緬邈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捷陀勒見槃鷄山中有古寺基塢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

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為歎息者四也若疑
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
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為五帝德化三王禮刑七國權勢
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
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
賤而棄其聖孔欲居夷聘遠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
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
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

已不廣伊洛本夏而鞠為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
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宇異統北
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
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為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
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
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
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於地爰至秦皇復加燔
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儒

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
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
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建明帝感夢而傳毅稱佛於
是秦景東使而搢騰西至乃圖像於闕陽之觀藏經於
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
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惟神之而已至魏武英
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
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縉紳洗

心以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暨晉明睿悟秉壹棲
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
法於闕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
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流於濫觴教必有漸神
化之常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
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
故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
以此思可無深感而執疑莫悟可為痛悼者六也夫信

順福基迷謗禍門而况矇矇之徒多不量力以已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冑謗讟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於何不之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

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
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與因果義微微奧難領故
略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已正聊率鄙懷繼之於末雖
文非珪璋而事足盤鑑惟愜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大藏
駕字

函 出三藏
記集未載

十誦義記目錄序

夫戒律者蓋四雙之雲梯五衆之鎔範也性以止制為
本體以無作為相始祛十惡終圓萬善在昔覺世因事

制戒心跡俱防輕重備設持戒堅淨則羅睺惟最曉律
精明則波離為首至於泥洹遺囑慇懃金色迦葉結集
斯藏洲渚所依莫踰茲典逮至中葉學同說異五部之
路森然競分仰惟十誦源流聖賢繼踵師資相承業盛
東夏但至道難凝微言易爽果向之人猶跡有兩說况
在凡識孰能壹論是以近代談講多有同異大律師頴
上積道河西振德江東綜學月朗砥行冰潔行以尸羅
為基學以十誦為本且幼選明師歷事名勝校理精密

無幽不貫常以此律廣授二部教流於京寓之中聲高
於宋齊之世可謂七衆之宗師兩代之元匠者矣是以
講肄之座環春接冬稟業之徒雲聚波沓僧祐藉法乘
緣少預鎖仰扈錫侍筵二十餘載雖深言遠旨未敢庶
幾而章條科目竊所早習每服佩思尋懼有墜失遂集
其舊聞為義記十卷夫心識難均意見多緒竊同芻蕘
時綴毫露輒布其別解錄之言未盡意率其水訥指序
條貫而已昔少述私記辭句未整而好事傳寫數本兼

行今削繁補略以後撰為定敬述先師之旨匪由庸淺之說明哲儻覽採其正意焉

法集雜記銘目錄序

祐少長山居遊息淨衆雖業勤罔立而誓心無墜常願覺道流於忍土正化隆於像運是以三寶勝跡必也詳錄四衆福緣每事述記所撰法集已為七部至於雜記碎文條例無附輒別為一帙以序時事并山寺碑銘僧衆行記文自彼製而造自鄙衷竊依前古總入於集雖

俗觀為煩而道緣成業矣

並出三藏
記集雜錄

菩薩善戒菩薩地持二經記

祐尋舊錄此經十卷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師求那跋摩
於京都譯出經文云此經名善戒名菩薩地名菩薩毗
尼摩夷名如來藏名一切善法根名安樂國名諸波羅
蜜聚凡有七名第一卷先出優波離問受戒法第二卷
始方有如是我聞次第列品乃至三十而復有別本題
為菩薩地經檢此兩本文句悉同惟一兩品分品品名

小小有異義亦不殊既更不見有異人重出推之應是一經而諸品亂雜前後參差菩薩地本分為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有四品第三段有八品未詳兩本孰是三藏所出正本也

又菩薩地持經八卷有二十七品亦分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四品第三段五品是晉安帝世曇摩識於西涼州譯出經首禮敬三寶無如是我聞似撰集佛語文中不出有異名而今此本或題云菩薩戒經或題云

菩薩地經與三藏所出菩薩善戒經二文雖異五名相涉故同一記又此二經明義相類根本似是一經異國人出故成別部也並次第明六度品名多同製辭各異祐見菩薩地經一本其第四卷第十戒品乃是地持經中戒品又少第九施品當是曝曬誤雜後人不悉便爾傳寫其本脫多恐方亂惑若細尋內題了然可見若有菩薩地經闕無第九施品者即是誤本也

大集虛空藏無盡意三經記

祐尋舊錄大集經是晉安帝世天竺沙門曇摩識於西涼州譯出有二十九卷首尾有十二段說共成一經第一瓔珞品第二陀羅尼自在王第三寶女第四不眴第五海慧第六無言第七不可說第八虛空藏第九寶幢第十虛空目第十一寶髻第十二無盡意更不見異人別譯而今別部惟有二十四卷

尋其經文餘悉同惟不可說菩薩品後寶幢分前中間闕無虛空藏所問品五卷又經惟盡寶髻菩薩品復無

最末無盡意所說不可思議品四卷略無二品九卷分
所餘二十卷為二十四卷耳

又尋兩本並以海慧菩薩品為第五越至無言菩薩品
第七無第六品未詳所以

又檢錄別有大虛空藏經五卷成者即此經虛空藏品
當是時世有益甄為異部又別無盡意經四卷成者亦
是此經末無盡意品也但護公錄復出無盡意經四卷
未詳與此本同異

賢愚經記

釋僧祐
新撰

卷二十八

十二部典蓋區別法門曠劫因緣既事照於本生智者
得解亦理資於譬喻賢愚經者可謂兼此二義矣河西
沙門釋曇學成德等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
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
切大衆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
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梵音釋以漢義精異通
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為一部既而踰越流沙齋

到涼州于時沙門釋慧朗河西宗匠道業淵博總持方
等以為此經所記原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載善惡善惡
相翻則賢愚之分也前代傳經已多譬喻故因事改名
號曰賢愚焉元嘉二十二年歲在乙酉始集此經京師
天安寺沙門釋弘宗者戒力堅淨志業純白此經初至
隨師河西時為沙彌年始十四親預斯集躬覩其事洎
梁天監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臘京師之第一
上座也經至中國則七十年矣祐總集經藏訪告遐邇

躬往諮問面質其事宗年耆德峻心直據明故標諫為

錄以示後學焉

並出三
藏記集

略成實論記

新撰

成實論十六卷羅什法師於長安出之曇晏筆受曇影
正寫影欲使文玄後自轉為五翻餘悉依舊本齊永明
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餘人請定
林僧柔法師謝寺慧次法師於普弘寺迭講欲使研覈
幽微學通疑執即座仍請祐及安樂智稱法師更集尼

衆二部名德七百餘人續講十誦律志令四衆淨業還
白公每以大乘經淵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樞紐而近
世陵廢莫或敦修棄本逐末喪功繁論故即於律座令
柔次等諸論師抄比成實簡繁存要畧為九卷使辭約
理舉易以研尋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設三業三品
別施獎有功勸不及上者得三十餘件中者得二十許
種下者數物而已即寫畧論百部流通教使周顒作論
序今錄之於後

梵漢譯經音義同異記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
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
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繫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書之主
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
者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
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
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

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惟梵及佉樓為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雖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篆籀之變體字案蒼頡古文治世代變古移為籀籀遷至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楷草鍼灸名實雖繁為用蓋渺然原本定義則體備於六文適時為敏則莫要於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於梵音為語單複無恒或一字以攝衆理或數言而成

一義尋大涅槃經列字五十總釋衆義十有四音名為
字本觀其發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脣末以長短為
異且梵字一音不得成語必餘言足句然後義成譯人
傳意豈不艱哉又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
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
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
也故半字惡義以譬煩惱滿字善義以譬常住又半字
為體如漢文言字滿字為體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

成諸字諸字兩合即滿之例也言字單立即半之類也
半字雖單為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於
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以譬涅槃梵文義與皆此
類也是以宣頌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
謬則理乖矣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
練故浮屠桑門遺謬漢史音字猶然況於義乎案中夏
典典誦詩執禮師資相授猶有訛亂詩云有兔斯首斯
當作鮮齊語音訛遂變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禮記云孔

子蚤作蚤當作早而字同蚤虱此古字同文即浮屠之
例也中國舊經而有斯蚤之異華戎遠譯何怪於屠桑
哉若夫度字傳義則置言由筆所以新舊衆經大同小
異天竺語稱維摩詰舊譯解云無垢稱關中譯云淨名
淨即無垢名即是稱此言殊而義均也舊經稱衆祐新
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舊經云乾沓和新經云乾
闥婆此國音之不同也略舉三條餘可類推矣是以義
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文繫於執筆或善梵義而不

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梵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
梵漢兩明意義四暢然後宣述經奧於是乎正前古譯
人莫能曲練所以舊經文意致有阻礙豈經礙哉譯之
失耳昔安息世高聰哲不羣所出衆經賢文允正安玄
嚴調既亶亶以條理支越竺蘭亦彬彬而雅暢凡斯數
賢並見美前代及護公專精兼習華梵譯文傳經不愆
于舊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
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奧大乘微言於斯炳煥至曇讖之

傳涅槃跋陀之出華嚴辭理辯暢明踰日月觀其為美
繼軌什公矣至於雜類細經多出四含或以漢來或自
晉出譯人無名莫能詳究然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
野艷為弊同失經體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也遇矣祐竊
尋經言異論咒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
而梵漢分音義本不二則質文殊體雖傳譯得失運通
隨緣而尊經妙理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緣故次述末
譯緣興於西方末譯行於東國故原始要終寓之記末

云爾

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

夫至人應世觀衆生根根力不同設教亦異是以三乘立軌隨機而發五時說法應契而化沿靡以至妙因小以及大階漸殊時教之體也自正法稍遠受學乖互外域諸國或偏執小乘最後涅槃顯明佛性而猶執初教可謂膠柱鼓瑟者也元嘉中外國商人竺婆勒久停廣州每往來求利於南康郡生兒仍名南康長易字金伽

後得入道為曇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貌雖外國
實生漢土天竺科軌非其所諳但性存矯異欲以攝物
故執學小乘云無十方佛惟禮釋迦而已大乘經典不
聽讀誦反抄著衣以此為法常用銅鉢無別應器乃令
諸尼作鎮肩衣似尼師壇縫之為囊恒著肩上而不用
坐以表衆異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薩悔過但伏地相
向而不習天竺跪法善閑漢言至授戒先作梵語不令漢
知案律之明文授法資解言不相領不得法事而竺度

昨固面行詭術明識之衆咸共駭棄惟宋故丹陽尹顏
竣女宣業寺尼法弘交州刺史張牧女弘光寺尼普明
等信受其教以為真實雖出貴族而識謝慧心毀咎方
等既絕法雨妄學詭科乖背律儀來苦方深良可愍傷
自正化東流大乘日曜英哲頂受遍寓服膺而使迷偽
之人專行偏教莫或振止何其甚哉昔慧導拘滯疑惑
大品曇樂偏執非撥法華罔天下之明信已情之謬關
中大衆固已指為無間矣至如彭城僧淵誹謗涅槃云

根銷爛現表厥殃大乘難誣亦可驗也尋三人之感並惡止其躬而竺度之惇以毒飲人凡女人之性智弱信強一受偽教則同惑相挺故經師數寺遂塵異法東境尼衆亦時染此風將恐邪路易開淄汙不已嗟乎斯豈魔斷大乘故先侮女人歟此實開士之所痛悼而法主所宜匡制也大方便經云釋迦如來昔為比丘專以四阿含教化謗毀方等於無數劫受大苦報從阿鼻出發大乘心致成正覺後進之賢宜思防斷古今明誠可不

慎乎

並出三藏
記集錄

請禁丹陽琅琊二郡蒐捕啟

武帝十二年下詔去
宗廟犧牲上定林寺

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柏超度等上啟勅付尚書
詳之江貺王述謝幾卿並議惟述以斷為是尚
書臣竄僕射臣昂金瑩已下並同貺議帝使周
捨難貺於是從述議斷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
合藥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
褻衣哉前有乖仁恕至迺祈告天地宗廟以去
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麋為牲牲其饗萬
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

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
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治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

陸並不得蒐捕

議郎江貺議

聖人之道以百姓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
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
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
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
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

兼都令史王述議

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祁寒暑雨人尚無怨況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為是

左丞謝幾卿議

不殺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為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

周捨難江貺

禮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

食其肉此皆即目興仁非闕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

武帝勅有司

勅後有前臣曰一段
未明誰何今附注

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膾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用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諂黷為事山川小祗難期正直晴雨或非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塞咎事自依前

廣弘明集

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
龜藻之誠設教隨時責其為善其誠無感何往不通
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為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
為弘語其無不待牲牲牲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
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
以麋為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釋明徹

姓夏吳郡錢塘人齊永明中受學
僧祐隨出揚都住建初寺入梁卒

臨終辭啟

徹天監初自荊州復還都邑究博深文
洞明奧旨遺疾將卒秦表告辭武帝勅

答之

因果深明倚伏寄道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
間豈復遺悵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荒賤

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厠釋門契闊少年綢繆玄覽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攜法席且仁且訓備沐恩獎恒願舒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願陛下永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為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奉值之慶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覲惟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恩恩如夢雖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

以聞

武帝勅答

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
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
惟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
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
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慙不復多云

續高僧傳

釋寶唱

姓岑吳人師僧祐住揚都莊嚴寺文
來鋪贈梁武簡文撰集多合兼贊

經律異相序

如來應跡投緣隨機闡教兼被龍鬼匪直天人化啟
陳道終須跋文積巨萬簡累大千自西徂東羌難得而
究也若乃劉向校書玄言久蘊漢明感夢靈證彌彰自
茲厥後翻譯相繼三藏興典雖已畧周九部雜言通未
區集皇帝同契等覺比德徧知大弘經教並利法俗廣
延博古旁採遺文於是散偈流章往往復出今之所獲
蓋亦多矣聖旨以為像正浸末信樂彌衰文句浩漫眇

能該洽以天監七年勅釋僧旻等備鈔衆典顯證深文
控會神宗辭略意曉於鑽求者已有大半之益但希有
異相猶散衆篇難聞秘說未加標顯又以十五年勅寶
唱鈔經律要事皆使以類相從令覽者易了又勅新安
寺釋僧豪興皇寺釋法生等相助檢讀於是博綜經籍
搜採秘要上詢宸慮取則成規凡為五十卷又目錄五
卷分為五表名為經律異相將來學者可不勞而博矣

大藏路

字函

比丘尼傳序

原夫貞心抗志奇操異節豈惟體率由於天真抑亦勵
景行於仰止故曰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馬亦驥
之乘斯則風烈英徽流芳不絕者也是以握筆懷鉛之
客將以語厥方來比事記言之士庶其勸誡於後世故
雖欲忘言斯不可已也昔大覺應乎羅衛佛日顯於閩
浮三界歸依四生向慕比丘尼之興發源於愛道登地
證果仍世不絕列之法藏如日經天自拘尸滅影雙樹

匿跡歲歷蟬聯陵夷訛紊於是時澆信謗人或存亡微
言興而復廢者不肖亂之也正法替而復隆者賢達維
之也像法東流淨檢為首綿載數百碩德係興善妙淨
珪窮苦行之節法辨僧果盡禪觀之妙至若僧端僧基
之立志貞固妙相法令之弘震曠遠若此之流往往間
出並淵深岳峙金聲玉振實惟叔葉之楨幹季緒之四
依也夫年代推移清規稍遠英風將範於千載志事未
集乎方冊每懷慨歎其歲久矣始乃博採碑頌廣搜記

集或訊之傳聞或訪之故老詮序始終為之立傳起晉咸和訖梁普通凡六十五人不尚繁華務存要實庶乎求解脫者勉思齊之德而寡見庸疎或有遺漏博雅君

子箴其闕焉

大藏功字函

名僧傳序略

唱天監初搜括列代僧錄為名僧傳三十一卷自為序

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上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

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

捃捨遺漏

續高僧傳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

釋慧皎

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住郡嘉祥寺

高僧傳序

皎以唱公所著名僧頗多浮沈因著高僧傳示王曼穎曼穎與皎書皎答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

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辨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興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

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
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
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
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
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
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
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
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廼通撰論傳而辭

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
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
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
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
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
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叙辭旨相關混濫難
求更為蕪昧琅琊王少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
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

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
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
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
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
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
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
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
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厯

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
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
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
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
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
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
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
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

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
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
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
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羣經
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舍皆
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
類猶前序未辨時人事同後議若問施前後如謂煩雜
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

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

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
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大藏輦字函 踐一作涉
發一作起引一作列

王曼穎與慧皎法師書

平原人著續冥祥記家
貧卒建安王偉給其喪

見南
史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並
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
乃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

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
淺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
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
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
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
無梗概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
偶採居山之入僧寶偏綴游方之士法濟惟張高逸之
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

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惟釋法進所造王少有
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少體立而不
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
梁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
更恨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
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
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
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

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選
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
嘗好學頃日厓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袁斯文在斯鑽
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
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
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

曼穎頓首和南

拾廣弘明作檢

答王曼穎書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
更加拂拭顧惟道籍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
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厝心傳錄每見一介
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偏列參差
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輕樹
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擅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
抽文綴藻內外淹劬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
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悞慙今
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慧
皎白高僧傳行廣弘明作續英
作蓮輕作輒慧皎白作君白

釋僧果

高僧傳後記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通內

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為世軌
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
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
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為首經營莫于廬山禪閣
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

云耳

高僧傳

釋曇斐

姓王會稽剡人居法華臺寺善小品淨門

合微密持經記

出三藏記云剡西臺曇斐記
衆記注文恭明益出自恭明也

合微密持陀鄰尼總持三本

佛說無量門微密持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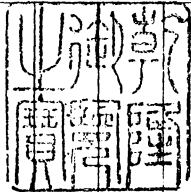
佛說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隣尼經

佛說總持經一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

二本後皆有此名

此經凡有四本三本並各二名一本三名備如後列其
中文句參差或梵或漢音殊或隨義制語各有左右依
義順文皆可符同所為異處後列得法利三乘階級人
數及動地雨華諸天妓樂供養多不悉備意所未詳一
本一名無量門微密之持二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

一本名行於世為常舊本一本一名阿難陀目佉尼阿
離陀羅尼二名疾使人民得一切智一本一名無端底
門總持之行二名菩薩降却諸魔堅固於一切智一本
一名出生無量門持二名一生補處道行三名成道降
魔得一切智此本備明法利及動地妓樂事四本皆各
標前一名於經首第二第三名不以題經也後舍利弗
請名佛說名皆備如前列



釋文紀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_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_臣李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二十九

明 梅鼎祚 輯

梁

大士傳弘

一名翁

致武帝書

弘義烏縣雙林鄉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依止雙林大通六年遣弟子傳壯致

書武帝詔迎講金剛經後捨宅為雙林寺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

修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
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
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
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齊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
襟懷故遣弟子傅晔馳書告白

景德傳燈錄
續高僧傳作持身
治身

武帝詔答

大士為度衆生欲來隨意

心王銘

元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云昭明太子問
大士何不論義答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

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
理復有何言嘗著心王銘一篇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名無相大有神力能滅千災成
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
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
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
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
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
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

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
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
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
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
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能改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
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
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

藏盡在身心無為汭寶皆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
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釋智藏

啓辭武帝

智藏姓顧本名淨藏吳人天監末捨身大識一無遺餘還居鍾山開善寺因不

履世上啓辭
帝手勅諭之

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閒自制而從緣
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滅
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

傲世求名非欲從閒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

武帝勅諭智藏

求空自閒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

續高僧傳

釋保誌

一作寶誌姓朱金城人修習禪業齊梁間時著異跡天監中卒

請雨啓

天監五年早上啓上使沙門法雲講勝鬘夜便大雪誌云須水一盆加刀其上俄而

大雨

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

殿講勝鬘請雨

高僧傳

都講法彪

發般若經題論義

案此當是中大通七年同泰寺之講也廣弘明集云餘有問

答一十二卷訪本未獲故其文蓋闕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制曰曼倩

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雖罄兩端終慙四答
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
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無得得
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
尊羣盲而竝驅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
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
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
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

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為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德一品即其本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記相

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別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為異光讚起序品至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三段盡後囑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除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為是出經者辭有文質是為在天竺時已分為三部前注大品亦

開為五別隨文析理非為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驗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為小品二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

行二字其文言云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疑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名為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間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思

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
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為
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
不得言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
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
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羅林中入
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
陀耶還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

尊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言災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
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為讐此是始成道時說般若波羅
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修行方等大般若涅槃不聞布施
不見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
了實相空無所有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
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
羅蜜不得入於大般若涅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
知初成道日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

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可戲
論豈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非一亦復
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
研覈檢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則時教
甚為衆多一人出世多人得利益豈容止為一根性人
次第五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經題
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雙舉辨意思益
是以人名經法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法

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無人離人無法云何得
言此經以法為名般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之
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攝是故此經得受法
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名
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出生二涌泉三顯示
四繩墨五結髮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久
者名不變滅是名為久三世不遷即是常義通者理無
壅滯是名為通一切無礙即是道義由者出生衆善是

名為由萬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代修多羅者修多
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為
通經名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為經所以為別以經
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即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
言智慧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語翻譯云
大智慧度言彼岸度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為非彼以
為是此以為是彼以為非隨俗之說更無異義此中有
四意一稱德二出體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是

出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二意一者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說彼岸是譬說即以彼岸譬於涅槃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為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為大無得而稱是為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是智慧能照諸法無生是智慧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無得而本圓寂是智慧義云何為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為中流以第

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為度度若定度不名為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故名為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

言不世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得一切種智佛言無所得即是得以是得得無所得又佛言色即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

義乖傳燈心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
城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坳塘之水隨百川
而入巨海猶螭螟之目因千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
之所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憑藉大衆宿植德本仰
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疑難冀能酬答

釋惠津

與瑗律師書

此與瑗答書皆梁末侯景亂後也

惠津和南竊聞尋師萬日以禮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

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為上客宋玉陳賦則一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摩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寄人弘德不孤立儔今訪古竝非其例豈可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譽起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魯何足云舉袂如帷豈得獨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宣說不窮先進者陷於金

城後生者推其利齒可號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瓔珞守
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協和幽顯加有懷鉛
握錐之好聚螢流麥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惠
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鍾言慙散粉同斯曲木
空厠直蘭類此蒹葭謬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毫
滴之珠華嶽穹崇寧俟遊塵之壤譬茲秋鳳如彼春林
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闕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
途憑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壘

致使虧贊講筵請益成廢言及悲鯁寧可具披所冀難
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戀結行遣祇承惠津和南

釋曇瑗

未詳氏族金陵人以戒律處世

答津律師書

信來枉告良用懽然余學慙技癢人非準的中間雖曾
講授不異管內闕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蓋身疾
弗瘳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
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每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罷

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利
齒必欲探覈論部任持律藏方為美器日見絕塵復有
海表奇僧聚中開士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
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蕃兵犯蹕敵馬飲江塔廟焚如義
徒道殣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阿令其
訓導久廢無次何以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黃謬
於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為喻佇能近顧方陳寸款瑗
白

與梁朝士書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權故外設約事
三千內陳律儀八萬誠復楷訓義門無非懲惡孔定刑
辟以詰姦宄釋敷羯磨用擯違法二聖分教別有司存
頃見儔尼有事每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
內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為重外網更輕凡情僂俛
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已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
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惟穢黷時宰便為頓乖理制幸

屬明令公匡弼社稷和燮陰陽舟楫大乘柱石三寶遐
通向風白黑兼慶貧道叅居僧列頗曾採習毗尼累獲
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戒國有憲章結僧家諍
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
遵模釋曇瑗呈

並廣弘明集

釋玄光

辯惑論

并序

弘明集玄光此論在宋釋僧愍戎華論後梁劉勰滅惑論前論中引宋武帝

齊陸修靜則當
時在齊梁間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緣想增靄
奚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榮必
行五逆威強尊蒙必施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
吳遭水仙之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藪留種民之穢漢
葉感恩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歇攬地沙草寧數其
罪涓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
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雒之渣糝淪湑險難余
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互鄉顯妙趣於

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攄寫

禁經上價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
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菴菩薩慈悲等照震雷光
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
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
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質者
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

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冥雲波析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閒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二逆

夫質樸纏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能無終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尋無處

畏負清議之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鶴
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
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闕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
方享九幽方夜衡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爾
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密抽遊胃鶴直衝
虛空民獠愚戇僉言登仙販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氣釋罪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羣斯班姓妄造黃書呪癩無

端以伏輕誚

呪曰天道畢三五成日月俱出窈窕入冥冥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

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圖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冥醮錄男女蝶合尊卑無別吳

陸修靜復

勤勤行此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

勢用消灾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

道魑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佚蕩滋甚士女溷漫

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

穴肆兵過玉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

死有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
詔

挾道作亂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德輕風露如黃巾
等鳶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神祇不佐為野廩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賤
之輕欲圖帝貴之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於空玄水
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武皇帝

爲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羣妖不勞決辰
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龜務依明德道無真體
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瞢寧非陋僻又
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
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
者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照三官疲於

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為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無情於萬
化故能洞遊金石臥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
哉其經辭致誇慢鬼弊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
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硯
屐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園廟

如郭景
純亦云

仙流登國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標
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棟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
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世人厭畏
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蟒又塗炭齋者事起張魯氏夷
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馱泥中黃鹵泥面擡頭懸柳埏埴
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

貪寶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塗挨額懸
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廚纂門不仁之極三

夫開闔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廚矜身與
食懷吮斑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卒

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

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母神若種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性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禪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林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蟻賊制酒米賊此

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
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道五斗
米道大道紫道鬼神師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膠
東樂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而無臣節漢武之末不
復稱也

酖進過常遂致營逸醜聲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
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
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
難兼制廚令酒限三升漢末已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
削除豐目先王道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
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四

夫質危秋帶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公
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迷徒湫學不識大方至有疾
病衰禍妄甚妖崇之原淵鬼鸛以為災渡危厄於遐川
詹鈞星於懸溜雪丹章於華山乃蹙顰眉貌謏詬冥鬼
云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實奈酒
規巾糴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聖
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
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瀾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
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
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
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迷言使
天堂無輟食之思冰河靜災念之聲

輕作寒暑兇佞之極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魓
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
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
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準死入鐵鉗火獄生
出鷓鴣瘡瘕精骸惛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鬼民輩
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剌雖苦智者甘聞故略致言
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即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
俟明德備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釋僧順

釋三破論

十九條

本論道士假張融作
弘明集編梁劉勰減惑論後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釋
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匹矣
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
叵以生為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為之妙
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

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驪飛城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為累最深饑寒

則生於盜賊飽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夕產忽求火
照惟恐似已復更為厲凡夫之種若厲產焉經云一切
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
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
夢何常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
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
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

此煩惱即彼無為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基非恩之薄所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旨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釋曰出

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槩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家令之言以太皇為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制晉之儲后臣願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圖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儵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為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容致化遭子今日必懼吠聲之尤事有

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

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
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西域不信虛無老子入闕故作形像之化也釋曰
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
旃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
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
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
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

善談法相襁負佛經流布闢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
照雙寂振無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
無遣也子謂西域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
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毀形本不求佛為服西土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
自訓而取西域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芸生
之衆不聞佛法者不行信受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
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跂行象息咸

受其賴蠃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

興國古王誥勅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擲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此

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調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屑人事論云剃頭犯毀傷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

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釋曰噫咲何子之難
喻邪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
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
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通超然
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胸懷澹爾無寄塵垢何能攪其方
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
或頭陀林野委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

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萌濟
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
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頽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
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為累傷人之
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
有緣即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邪世有闔門入道故
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

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頓至何其
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
子方永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
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
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
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
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

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漠無為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高下邪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

力遂欲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則於道
為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
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
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
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為生散而
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
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

勿言此真辱矣莊子人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吾

子合氣之道乎

並弘明集

狼牙修國王婆伽達多

奉梁武帝表

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散多奉表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
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
照耀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
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

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極尊
勝天王愍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
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
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
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
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婆利國王憍陳如

奉武帝表

天監十
六年

伏承聖王敬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
衢平坦清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
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
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充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
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
會萬國長江眇漫清泠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
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
悲子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

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

于陀利國王毗邪跋摩

奉武帝表

天監十七年遣長史毗負跋摩奉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為世間

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
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
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
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
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
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蔭四海德合
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為我尊
主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

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

盤盤國王

奉武帝表

大通元年

揚州閩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
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
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
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

丹丹國王

奉武帝表

中大通二年

伏承聖主至德仁洽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
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
歸服化隣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整奉見尊足謹
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并獻火齊珠吉貝雜香藥等

中天竺國王曲多

表名
屈多

奉武帝表

天監初遣長史
竺羅達奉表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

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王出
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
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羣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
尊不及無上法船沈溺以濟百官氓庶受樂無恐諸天
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
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為殊勝臣之所住
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
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修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

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欸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師子國王伽葉伽羅訶梨邪

天竺
旁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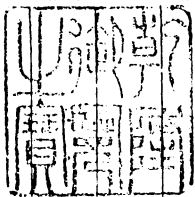
奉武帝表

大通元年

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
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
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
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
為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化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已
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勅今奉

薄獻願垂納受

並梁書海
南夷傳



釋文紀卷二十九